

述
容甫先生遺詩學

述學內外篇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上海商務印書館縮印
無錫孫氏藏汪氏刻本

述學者以友汪容甫中之所作也余與容甫交垂四十年以古學相砥厲余爲訓詁文字聲音之學而容甫討論經史樞然疏發其綱維余拙於文詞而容甫淹雅之才跨越近代每自愧所學不若容甫之大也宦游京師索居多感妻欲南歸與故人講者志未及遂而容甫以病歿矣常憶容甫才卓識高片言隻字皆當爲世寶之欲求其遺書而未果歲在甲戌其子喜孫應禮部試以其父所讓述學已刻未刻者凡八十篇索敘於余余曰此我之志也自元明以來說經者多病鑿空而矯其失者又蹈株守之陋爲文者慮襲歐曾王蘇之迹而志乎古者又貌爲奇俚而俞失其真今讀述學內外篇可謂卓爾不羣矣其有功經義者則有若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許嫁而壻必從及守志議居娶釋服解義春秋述義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其表章經傳及先儒者則有若周官徵文左氏春秋釋疑荀卿子通論賈誼新書敘使學者爲傳古人而思其畔謬之習其它攷證之文皆確有依據可以傳之將來至其爲文則合漢魏晉宋作者而鑄成一家之言淵雅醇茂無意摩放而神與之合蓋宋以後無此作手矣當世所最稱頌者袁詒船文廣陵對黃鶴樓銘而它篇亦皆稱此蓋其貫穿於經史諸子之書而流行於豪素探厥所元抑亦醞釀者厚矣若其爲人孝於親篤於朋友疾惡如風而樂道人善蓋出於天性使然視世之習執時務而依阿諛渥者何如也直諒多聞古之益友其容甫之謂與余因容甫之子之求而輒述容甫之學與其文之絕世人之天性過人者繼於卷末以俟後之爲儒林傳者有所稽而采焉嘉慶二十年歲在乙亥正月之七日高郵王念孫敘時年七十有二

述學

釋農象二文

江都汪中撰

內篇一

東方七宿最明大者其如心西方七宿最明大者其如參故古人多用之以紀時令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八月辰則伏詩七月流火春秋傳凡土功火見而致用火中寒者乃退火出而畢賦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伏而後農者畢火猶西流國語火朝覲矣火見而清風戒寒火之初見期於司里此以心爲紀者也夏小正二月初昏參中三月參則伏五月參則見八月參中則旦詩惟農與黍三星在天毛傳此以參爲紀也於文參以晶大火爲大農農亦以晶並象二星之形而參即从之故知農象之用該乎列宿矣

釋關

天子諸侯宮城皆四闕其南爲門城至此而闕故謂之闕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傳鄭伯爲王於闕西辟太僕禮係傳篇過闕則下是也亦謂之闕門穀梁桓公三年傳諸母不出闕門史記魏世家臣在闕門之外是也庫門在外路門在內居二門之中亦謂之中闕扁鵲倉公傳出見扁鵲於中闕是也其異名魯周公世家陽公築茅第廣曰一作關門秦本紀孝公築冀闕戰國策摩燕易集闕是也關雖然而高故謂之闕關莊子天下篇心居乎闕關之下是也正月之吉縣治象教象政象刑象之漢於此故謂之象魏周官象宰大司馬大司寇職文春秋哀公三年傳立於象魏之外是也使萬民觀象故謂之觀禮禮運出游於觀之上爾雅釋宮觀謂之闕是也觀有臺故謂之觀臺春秋僖公五年傳遂登觀臺以望是也即門爲臺故謂之臺門禮器天子諸侯臺門是也亦謂之門臺春秋定公三年傳鄭子在門臺是也觀有左右故謂之兩觀春秋定公二年傳兩觀災是也按文闕門觀也觀臺也古者城闕其南方謂之觀以象臺其文而失其義公羊定公十二年傳何休傳等象門闕及兩觀兩觀形勢以存其城郭城者闕南面以交通也又因說解觀臺生此闕說在宮之南故謂之南門顧命逆于闕於南門之外盛德記指闕出其南門是也亦謂之南門司儀車迎拜辱出大門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於大門外曲禮賓車馳而騶至於大

門是也亦謂之宮門關人職卷紀之事雖宮門是也亦謂之公門由禮大夫士下公門鄉黨入公門是也亦謂之中門與中關同義關人職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是也室中度以凡堂上度以建宮中度以尋野度以步涂度以軌惟城度以雉故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官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城之度以雉由官城始故官城之門謂之雉門春秋定公二年傳雉門災明堂位雉門天子應門是也十有六者異名而同實

釋三九上

一奇二偶一二不可以為數二乘一則為三故三者數之成也積而至十則復歸於一十不可以為數故九者數之終也於是先王之制禮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三為之節三加三推之屬是也三之所不能盡者則以九為之節九章九命之屬是也此制度之實數也因而生人之指辭凡一二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三以見其多三之所不能盡者則約之九以見其極多此言語之虛數也實數可稽也虛數不可執也何以知其然也易近利市三倍詩如賈三倍論語勇往而不三三則春秋傳三折肱為良醫九折肱此不必限以三也論語季文子三思而後行雖雖三思而作孟子書陳仲子食李三咽此不可知其為三也論語子文三仕三已史記管仲三仕三見逐於君三戰三走田忌三戰三勝范蠡三致千金此不必其果為三也故知三者虛數也楚辭雖九死其猶未悔此不能無九也詩九十其儀史記若九牛之一毛又腸一日而九迴此不必限以九也孫子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此不可以言九也故知九者虛數也推之十百千萬萬固亦如此故學者通其語言則不膠其文

釋三九中

古之名物制度不與今同也古之語不與今同也故古之事不可盡知也若其辭則又有二焉曰曲曰形容何以知其然也曲禮歲凶季穀不登膳不祭肺禮食殺牲則祭先周入以肺不祭肺則不殺也然不云不殺而云不祭肺坊記大夫不坐羊士不坐大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大羊是不無故殺之義

然不云不無故殺之而云不坐大羊春秋傳衛懿公好鶴鶴有東軒者鶴無巢乎軒好鶴者不求其行遠謂以卿之秩龍之以卿之祿食之也故曰鶴實有祿位然不云視卿而云乘軒論語孔子見見者雖狎必以貌見非常當其行禮夫人而以貌也惟卿有元冕云見者斥其人也謂上大夫也然不云上大夫而云冕者此辭之曲者也禮器禮記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於俎不實於豆豆徑尺併豚兩肩無容不揜此言平仲其先人豚肩不揜豆豚實於俎不下車而封黃帝堯舜之後大封必於廟因祭策命不可於車上行之此言乎以是為先務也詩嵩高維嶽峻極於天此言平仲其高也此辭之形容者也周人尚文君子之於言不徑而致也是以有曲辭辭不遠其意則不啻是以有形容焉名物制度可考也語可通也至於二者非好學深思莫知其意焉故學古者知其意則不疑其語言矣

釋三九下

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三年者言其久也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若其非道雖朝浪而夕改可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舜倫攸敷天乃不其洪範九疇則殛乃嗣典彝倫攸敘天乃昇為洪範九疇察政啓商恭聞王室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以為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此改乎其父者也不事惟是虞舜側微父頑母瞽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載見瞽瞍變齊棄腹亦允若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諷父父母於道此父在而改於其子者也是非以不改為孝也然則何以不改也為其為道也三年云者雖終其身可也自斯義不明而後重傷高拱之邪說出矣

明堂通釋

明堂有六大宗周二東都三路寢四方岳之下五太學六魯大廟通周書明堂篇周公初武王以伐紂夷定天下既紂紂六年而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明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方國諸侯於宗周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之位負斧展南面立公卿士侍於左右三公之位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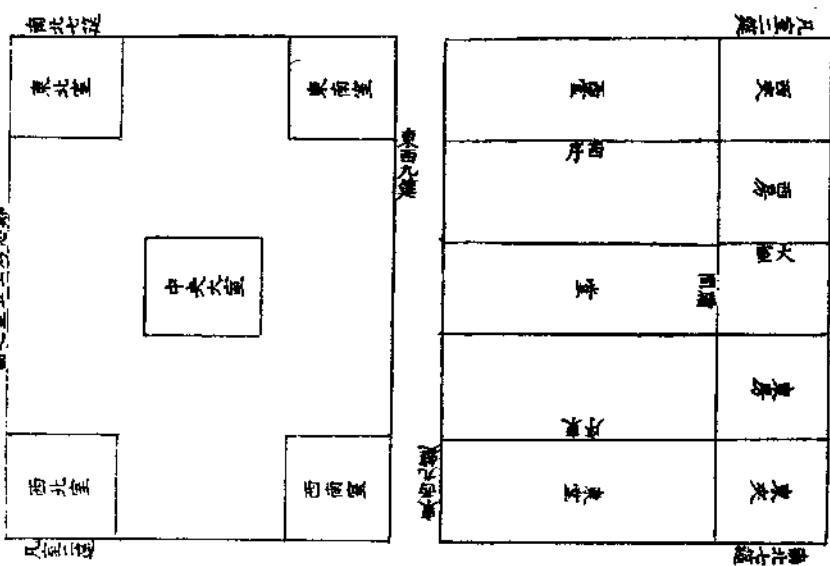
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昨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位西階之西東面北
上諸子之位門內之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內之西北面東上九夷之國東
門之外西面北上八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
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四塞九采之國世告至者應門之外北面東
上此宗周明堂之位也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故周公建焉而明諸侯於明堂
之位制禮作樂制度量而天下大服萬國各致其方隨七年致政於成王周公
既行斯禮太史遂記其事以爲禮書今在觀禮曰諸侯親於天子爲官方三百
步四門壇十有二尋廣四尺加方明於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
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各下黃設六玉上主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
東方圭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尚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日於東門之外反祀方明禮日於南
門外禮月與四瀆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於時有位於朝者各以其
職與執事焉周官職之以爲一代之典其在司儀者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
成宮前門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主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揖之各
以其等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其特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其在
掌次者曰朝日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幣重案合諸侯亦如之其在掌舍
者曰掌王之會同之舍爲壇壇官練門其在大宗伯者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
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
方以黑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皆謂是禮所謂君作故也周公既
朝諸侯還車之以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作詩曰我將我高惟羊惟牛惟
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昌之我其夙夜畏天之
威子時保之國史爲之序曰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古者天子卽位朝諸侯禮
百神具有其事故堯典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在璫璫玉衡以齊七政肆類於
上帝禮於六宗望於山川備於羣神新五瑞既月乃日親四岳羣牧頒瑞於羣
后伊訓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牧方明方明者明堂也
周公監於前代而舉此至大之禮因是而制爲會同以發四方之榮施天下

之政習禮者傳釋其文以爲朝事義而魯之儒者又因周書之舊而增飾之爲
明堂位篇以表周公之功然有虞氏郊禘夏后氏郊禘商人郊冥代爲一帝周
公以後稷肇封有兼思文之德克配彼天而文王受命稱王爲周太祖祭之宗
廟以鬼言之不足以稱其德于是協之於義制爲明堂配帝之禮然後算觀之
道備焉故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
斯之謂矣祀方明以禮天地四方之神故尚書大傳曰六宗天地四方也萬物
非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皆有功於民故
尊而祀之六宗之祀與文王同地故曰宗祀四渎九州之君咸在國中不足以
容之故爲壇於郊渚于登以爲三里之外七里之內是也堂有二名有宮室之
堂有壇壇之堂說文書從土高省金聲爲三壇同禮焉融注壇土堂楚辭南房
小壇觀絕雷王王遠注壇猶堂也故爲壇於郊得稱曰堂大傳禮四代篇天子
盛服朝日於東堂日不可禮於堂亦謂東郊之壇也以其無屋故不曰堂猶當
序端當東西榮而曰昨階之東西階之西以其爲壇壇官故有四門有中階不
與祭廟同制其曰應門亦練門也天子歲卽其地以祀五帝周官大宗伯兆五
帝於四郊五帝與上帝爲通語故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
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注謂五帝之帝所祭於南郊者五帝分祭於四郊而
以南郊爲尊故孟夏大雩季秋大雩皆在南郊降及秦漢之時異名同制猶封
土爲之說文爲土大雩天子又月卽其地禮廟玉藻天子各端而聽朝於南門之外
作疏南門者國門也其外則明堂古者禮行於廟廟莫大於王事故天子通諸
侯必舍其祖廟諸侯聽朔必於大廟天子諸侯皆受國於祖周之祖爲文王而
明堂則文王配帝之所視大廟尤重故天子聽朔不於廟於明堂以明文王受
命於天始改正朔以頒邦國後世莫敢外焉故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增成其
義曰春王周正月而公羊爲之說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是七十子所傳之大
義不可誣矣此宗周之明堂其地在郊其制爲壇三百步其廣四尺旁各一門
爲周公攝政六年大朝諸侯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逸周書作雝篇周公將

致政乃作大邑成周於土中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郭方七十里南繫於洛水北
因於邲山以爲天下之大濠乃設邸兆於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乃位五官
大廟宗宮者宮路寢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瓦重卽常累復榑棨設移株檀
喬常畫內階平階提唐山磨應門庫臺平闕此東都之明堂也匠人載其制曰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古之室
皆分室之後爲之有室無室則曰櫺未有置室於堂之中央及四隅者凡室二
筵此言平南北之修也以九筵之地界爲五室室得一筵有十分筵之八可知
故不言廣中爲大室東爲東房西爲西房又東爲東夾又西爲西夾夾室之南
謂之東堂西堂五宮皆同此制宗周之大廟路寢亦如之其別於他宮室者四
阿反坫之屬及夾室東西室耳故見於洛誥者曰大室見於顧命者曰櫺閣曰
西序曰東序曰西夾曰西房曰東房曰東堂曰西堂此有周君臣罷祭所親歷
之地當日大史載事之明文後之君子舍是將何徵哉東都之明堂亦謂之清
廟故大戴記盛德篇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也又云明堂以茅蓋屋而春秋傳
云清廟茅屋蔡邕明堂論引檀弓王齊禘於清廟明堂古周禮孝經說以明堂
爲文王廟皆其證也周書洛誥正言作洛事而曰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周公
曰今王卽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按司勳之職凡有功者祭於大烝故孔悝
鼎銘勳大命施于烝彝鼎然則洛誥所言正功臣從高廟之禮而周書大匡
篇云勇知害上則不登於明堂洛誥之文王十三其廟主有明堂晉狼臆引以
爲未獲歟所之證明乎清廟之與明堂爲一地也周公既配文王於明堂又營
清廟於東都以其同爲祀文王之地故亦曰明堂周公於東都之祀文王作詩
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在廟不顯不承
無缺於人斯國史爲之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
王雋凡特立廟皆異其名故姜嫄曰閼宮文王曰清廟以其禮爲先王所未有
故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古之爲政於天下者莫重乎率諸侯以
祀其先祖故逸周書世俘篇惟四月既剪生霸粦粦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廟翼
日辛亥祀於天位粦粦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於周廟漢書禮樂志云此以爲周文王廟

平之事洛邑之祀是爲成王卽政魯東都以朝諸侯之事三者國之大經也天
神不可措之廟故宗周之明堂禮而不屋廟不可高於野故洛邑之明堂在國
中尸子君治篇明堂在左謂之東宮是其地也古者爲宮室都邑皆取法乎天
心三星在赤道南中曰明堂宗周明堂所象也明堂三星在大微宮西南角外
東都明堂所象也經始於周公致政之後故曰朕後子明辟曰周公誕保文武
受命惟七年天子之路寢謂之明堂者玉藻朝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
月朔既視朝於明堂以其一月之政聽之路寢是以得稱明堂遠禮王居明堂
是也與東都之明堂同制是以得稱明堂盛德篇說明堂此天子之路寢也不
齊不居其室是也周官大史閏月則詔王居門終月謂路寢之門也不於朝於
門所以見其爲餘月也謂之曰居是聽政之通名非寢宿之恆處也方岳之下
有明堂者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孟子對曰夫明堂者
王者之堂也史記封禪書泰山東北址古時有明堂處其制會盟則爲壇文在
司儀掌舍王所居則爲宮春秋傳王遷執守執公爲王宮於玆晉侯爲王宮於
玆土猶存其禮舒子種國篇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亦斯意也辟離之
堂謂之明堂者蔡邕明堂論引禮記大學志禮士大夫學於聖人善人祭於明
堂其無位者祭於大學經文侯李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昭穆
篇引禮記正義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盛德篇明堂其外水環之曰辟離封禪書天
子曰明堂辟離諸侯曰泮宮白虎通禮三老於明堂以教諸侯孝也禮五更於
大學以教諸侯弟也此則起於周衰禮廢名實相淆學者各記所聞遂成異義
然既有其名不可沒也魯大廟爲明堂者小戴記明堂位大廟天子明堂山節
藻梲復廟重檐剡楹達鄉反結出算崇基康主疏屏天子之廟飾也成王以周
公爲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祀以天子之禮樂故周公之廟其制得如明
堂記曰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升歌清廟樂也爲取周清廟之歌敬於魯
大廟明魯之大廟猶周之清廟是也卽經典之正文以考六者之制皆事鮮明
白可據而後百家之異說可得而辨矣考工匠人職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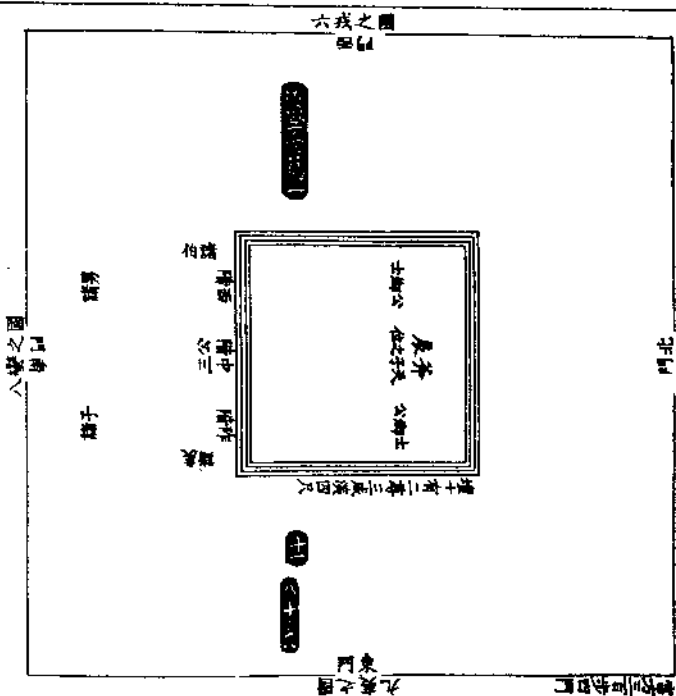
圖五 五室之圖



圖之室五五考考考

圖位室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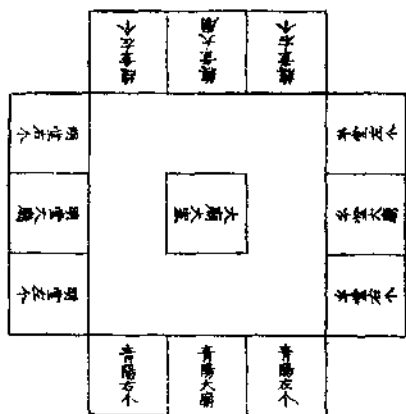
圖之狀五



六室之圖

四室九室之圖

門處



釋媒氏文

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會讀若司會其訓計也男子二十而冠有為人父之道女子十五許嫁有適人之道媒氏令男三十而取女二十而嫁所謂禮言其極亦不是過者也霜降逆女冰泮教止至於中春則過時矣凡男女自成名以上媒氏皆書其年月日名焉於是時計之則其年與其人之數皆可也其有三十不取二十不嫁雖有奔者不禁焉非教民淫也所以著之令以恥其民使及時嫁子取婦也王居明堂禮孟冬之月命農畢積聚穀收牛馬月令仲冬之月農有不收藏積聚者馬牛畜獸有放佚者取之不詰非教民盜也所以著之令以懼其民使及時收斂也非徒恥之抑又罰之故曰若無故而不用令者罰之令者媒氏令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嫁之令也若其有故雖不用令可也內則所謂有故二十三而嫁是也國語句踐令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向踐罪之廟官恥之罰之其意一也周之興也周南之化桃夭之召南之化標

有梅美之其妻也晉失其政綱繆刺之陳失其政東門之楊刺之昏姻之道可以觀政焉先王之所重也媒氏又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者計之也經寡有不能自存者以告於上以門閭之財養之

為人後者為其曾祖父母祖父母服考

為人後者為其本宗之服經惟載父母昆弟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姊妹之適人者而曾祖父母祖父母無文以記於兄弟降一等推之而知其不可行也此曾祖父母祖父母雖不為之後猶是正尊小功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其祖齊衰三月降則無服準之經意其服本服無疑也持重於大宗服不二斬故降其父母期親無數並服何嫌曾祖上殺益無嫌矣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期為曾祖父母祖父母並不降傳曰不敢降其祖也斯其例與

婦人無主答問

問曰凡祭婦人無主於禮有徵乎答曰謹按春秋公羊文公二年傳虞主用桑檀弓虞而立尸士虞禮記男男尸女女尸虞卒哭附練祥禫皆男尸別尸別尸則別主虞卒哭附婦人既有主矣公羊傳練主用栗注期年練祭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祥禫之祭婦人猶有尸而於練不為作主斯不然也埋其虞主而不作練主斯又不然也自練至毀廟惟一主然則婦人有主明矣附禮之見於雜記喪服小記者婦人附於祖姑妻附於妻祖姑公子公孫之為士大夫者其妻附於諸祖姑姑則皆中一以上而附妻無妻祖姑者易姓而附於女君祖姑有三人則附於親者始來仕無廟者夫卒而附於其妻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不易姓妻卒而後夫為大夫而附於其妻則以大夫牲節所附者無主於廟則後之虞主於何而附婦雖與夫同廟亦有分祭之禮故雜記男子附於王父則配女子附於王母則不配若婦人無主王母何以得專其祭穀梁傳文公二年正義舉信人引衛次仲作說云宗廟主皆用栗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祭記納於西壁垆中去地一尺六寸右主謂父左主謂母是可據也問曰吉祭婦人何以無尸也答曰謹按少牢饋食禮報尸之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饗事於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

訂文正

說文訂玉聲也从玉丁聲齊太公宣曰訂公按史記呂假稱丁公丁公之子得稱乙公乙公之子慈母稱癸公其言實出世本丁乙癸竝以十千不得如說文作訂也周初諸侯未有稱諡者周文公見於國語經傳但稱周公召康公見於左氏春秋毛詩序經傳但稱召公齊之太公亦非諡也故伯禽稱魯公蔡叔之子胡稱蔡仲蔡仲之子荒稱蔡伯振鐸稱曹叔曹叔之子脾稱大伯大伯之子平稱仲君封稱康叔康叔之子稱康伯宋始封之君稱微子微仲微仲之子稱稱宋公宋公之子申亦稱丁公虞稱唐叔唐叔之子燮稱晉侯晉侯時易名之典惟施于王者諸侯之得諡者多在再傳及三四傳之後前此或以伯仲或以國邑而夏殷之禮相沿而未革故猶有以甲乙為號者齊之丁乙癸宋之丁公是也古書或借訂作丁許氏遂據之而為之說爾

釋連山

周官大卜掌三易一曰連山蔡人文同鄭注大卜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其言望文生義殆失之矣連山即烈山春秋昭二十九年傳有烈山氏祭法烈山氏之有天下是也魯語亦謂之厲山皆語之轉杜子春以連山為宓戲杜預以烈山為神農世諸虞章昭以厲山為炎帝之號三說不同章義為允

釋童

說文童男有辜曰奴奴曰童从辛重省聲僮未冠也从人童聲中按春秋傳士臣卑卑臣與與臣隸又楚豹隸也著於丹書司厲其奴男子入於隸隸女子入於春隸鄭司農謂今之奴婢古之隸人也史記張耳陳餘列傳高祖逮捕趙王賈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家奴田叔列傳孟舒田叔等十餘人結衣自髡鉗稱王家奴季布繫布列傳周氏地髡鉗季布并與其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適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僕書賈山傳山稱文帝之德曰赦鼻人憐其無髮陽之巾王式傳昌邑王廢式得

滅厥論不言所論何事揚王吉與選傳二人皆滅髮為城旦則式亦髡為城旦也式後除博士徵來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禮官詳此數條知古之舉入於髡者則以為奴奴後則凡為奴者皆髡鉗以自別髡則髡并皆無所施故不冠而謂之童童之為言亮也語轉而異故牛半之無角者曰童牛曰童羖山之無草木者曰童山其義一也子生三月剪髮為髻少長總角及冠乃紒而冠故未冠謂之童名義皆相因也童之从人為類加之僂旁若蜀葵之摘果卑之嫌數文則通古書多假借後人傳寫乃兩易之童又童之假借說文之義無可疑也

此篇答舉主謙侍郎作

左氏春秋釋疑

左氏春秋與策之遺本乎周公筆削之意依乎孔子重人之道莫備於周公孔子明周公孔子之道莫若左氏春秋學者其何疑焉然古者左史記事動則書之是為春秋而左氏所書不專人事其利有五曰天道曰鬼神曰災祥曰卜筮曰夢其失也巫斯之謂與吾就其書求之楚千庚使鄭重叔言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以為狂其君之德有星孛於大辰西及漢禪靈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周璣斡玉璣斡必不火子產不與明年鄭火禪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子產以為天道遠人道邇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天道未嘗廢人事也隨侯以牲牲肥脂梁蠶豐備謂可信於神季良以為民神之主也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民和而神降之福齊侯疾梁邱據請誅於祝固史墨晏子以為祝不勝詎由是言之左氏之言鬼神未嘗廢人事也鄭內蛇與外蛇闕內蛇成申繻以為妖由人與人無費焉妖不自作隕石於宋五六鵠退飛過宋都內史叔與以為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吉凶由人由是言之左氏之言災祥未嘗廢人事也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史蘇占之不吉及惠公為秦所執曰先君若從史蘇之言吾不及此韓簡以為先君多敗德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南蒯將叛筮之得坤之比子服惠伯以為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易不可以占險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卜

望未嘗廢人事也衛成公遷於帝邱夢康叔曰相奪于富公命祝相宵武子以爲相之不富於此久矣非衛之辜不可以開成王周公之命祀晉趙襄通於莊襄夢天使謂已祭余福女士貞伯以爲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以乎祭之明日而放於齊由是言之左氏之言夢未嘗廢人事也此十者後世儒者之所執以疑左氏春秋者也而當時演說遠見之君子類能爲之失德晉獻羣疑而左氏則已廣說而備言之後人其何疑焉若夫瓊弁玉纓子玉弗致庶乎知進而卒之兵敗身歿職會爲僭僂句告吉而終後載氏天綱校校吉凶之應有時而與策書舊文證而志之所以明教也問者曰天道鬼神災祥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何也曰此史之職也其在周官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皆屬春官若馮相氏保章氏厭祿司天者也大祝遷祝司祝司巫宗人司鬼神者也大卜師龜人筮氏巫人司卜筮者也占夢司夢者也與五史皆同官周之東遷官失其守而列國又不備官則史皆得而治之其見於典籍者曰警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巫史曰祝宗卜史明乎其爲職事也楚公子棄疾滅陳史趙以爲藏狂折木之津猶將復由吳始用師於趙史墨以爲趙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然則史固司天矣有神降於莘惠王問諸內史過過請以其物畜焉狄人因史華龍滑與禮孔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然則史固司鬼神矣隕石於宋五六月踰遼飛過宋都襄公問吉凶於周內史叔與有雲如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然則史固司災祥矣陳轅仲之生周大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韓起觀書於大史見易象孔成子筮立君以示史朝然則史固司卜筮矣昭公將通夢襄公祖梓慎以爲不果行趙簡子夢童子戲而轉以歌占諸史墨然則史固司夢矣司其事而不書則爲失官故曰天道鬼神史詳卜筮夢之備書於策者史之職也古者詩書禮樂大司樂掌之易象春秋大史掌之而儒則有道者有德者使教國之子弟故則以爲樂祖祭於瞽宗者也後世二官俱亡而六藝之學并於儒者於是即儒之所業以疑大史此儒知之所得未足語於大道也曰是皆然矣抑猶有可疑者左氏之紀人事所以警善抑惡以詔後世也而有不信者焉有不平者焉其類有百請

約言之鄭惠有違言見伐鄭而敗左氏以其犯五不韙而伐人知其將亡鄭肅成於陳陳桓公不許左氏謂其長惡不悛按鄭莊公之在位四鄰排怨無虞無兵取周不奏執王中肩實母城賴管不復見人道憂矣而爲周孟庚以沒元身陳惠一售而孟稱其惡其可疑者一也楚武王將齊而心蕩鄧曼知其祿盡莫救舉趾高國伯比知其必敗按商臣弑父與君當國十二年滅江六蒙服陳鄭宋身獲考終子有令德潘崇教人之子使爲大逆奄有大子之室爲大師掌環列之尹伐屢襲舒屢主兵事有危及黨爲國世臣比於武王莫救其咎說多其微安在其可疑二也有神降於莘號公高神神賜之土田內史過史墨知其將以就公敗或於滑洧桑田舟之僞卜僞知其將以按號爲卿士於周爲卿士類之亂動在王室不幸晉方厲食不祀忽諸而四子備舉其以微且周之東遷拜戎不暇滑洧桑田之役豈不亦敵王所愾以張中國之威而以爲召狄斯過矣降獻上系諸魯盡滅桓莊之族以妻爲妻逐季公子而殺其世子孰多涼德豈其若是而日關百里晉是以大其可疑三也公孫歸父言魯樂桓子知其將以按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其忠盛矣不幸宣公卽世其事不成行父假於公義以敵私怨遂逐季家由是公室四分昭襄失國斯可謂國之不幸而遠以懷魯蔽其辜且意如內擢國政外結齊晉之臣同忌相濟賊殺不辜有君不事使之野必又廢其子其爲謀人不已多乎而身身無咎後嗣蒙業其可疑四也凡若此者是有故焉天道福善而禍淫禍福之至必有其幾君子見微知著明微其辭其後或遠或近其應也如響作史者此書而書之策侍於其君則誦之有問焉則以告之其善而通福足以勸勞淫而通禍足以戒焉此史之職也故國語史獻書又臨事有瞽史之道又楚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徵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君使無忘先王之業禮運王前至而後史保傳傳瞽史誦詩又傳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常立於是史佚也其見於左氏春秋者曰君舉必書曰史爲書曰誦度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及夫國中失之事咸聞之史是其事也意主於戒勸不專於記述其所載之事時有異聞故史克數舜之功十六相四凶之

名不同於尚書意有所偏重故昭公失國史墨謂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父不校之義非所及也所謂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者此也其有善而無福淫而無禍雖有先事之言不足以戒勸則遂削而不書其事不可沒則載之其故不可知則不復爲之辭故史之於禍福舉其已驗者也其在上下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其在上下知不聞亦式不諫亦入其於戒勸無所用之則禍福雖無驗焉可也天下之上知下愚少而中人多故先王設之史使歷於前世之善淫禍福以知戒勸者爲中人也苟爲中人則舉其已驗者可也此史之職也雖然史之戒勸猶有二焉蔡侯被弑其君歲狂取草其安知其弗過此於是楚靈王誘之於申伏甲而殺之此明著其禍以爲戒者也商臣以宮甲圍成王王縊此直書其事以爲戒者也禍之有無史之所不得爲者也書法無隱史之所得爲者也君子亦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此史之職也百世之上時異事殊故曰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歟矣所貴乎心知其意也明乎此則左氏春秋之疑於是乎釋

居祭釋服義

居祭釋服之禮王制祭天地社稷越絳而行事一也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啓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二也周語襄王使大宰文公及內史與賜晉文公命命於武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莅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命命見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時去獻公之卒已十有六年文公不欲繼於惠懷故假居居即位之禮行之其天子錫命諸侯之正禮固如此也三也曲禮既葬見天子曰朝見四也又言諡曰類注使大夫行象聘問之禮大夫爲君三年見於天子則元冕五也左氏春秋文公元年傳凡君即位卿出迎聘六也聘禮禮聘將命於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注不以純山接純吉七也又聘君若薨於後赴者未至則哭於巷裏於館注義於館宋可也以凶服出見人其聘言之事自若吉也賈公彥云其行正聘吉則著吉服雖記云執玉不麻是也入也聘禮又云歸使假介先表而從之注君納之乃朝服反命出公門釋服九也檀弓士惟公門說齊襄曲禮葛屨振履冠不入公門服

問惟公門有稅齊由禮正義引熊安生云父之惡惟振上枉不入公門杖齊襄則屨不得入十也郊特牲郊祭之日舉者不敢凶服十一也惡服小記養有疾者不惡服十二也曾子問君薨世子生告於君大祝大宗大宰皆裨見十三也士惡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免經十四也檀弓升葛絰而葬與神交之道也十五也惡服小記雜記祥祭朝服既祭乃服煮麻衣十六也其非三年之惡釋服者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帶因惡服細布冠不繫占者皮弁一也又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占者朝服二也士惡禮祥葬卜日族長泣卜及宗人吉服立於門西東面南上三也雜記會者委雙於殯東南宰夫朝服即登屨升自西階西面坐取筮正義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四也又李象登與主則上介贈執主將命率亦朝服五也其率是禮而行之者漢書律志志引伊訓大甲元年十有二月己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資有敎方明吉雖有成湯大甲外丙之惡以冬至越絳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一也周書顧命成王崩康王麻冕黼裳即位卿士邦君麻冕黼裳大保大史大宗麻冕彤裳二也春秋傳隱公元年三月二以癸亥之公及邾儀父盟於蔑三也九月及宋人盟於宿四也是年公子豫及邾人鄭人盟於翼子爲父臣爲君皆新衰三年會盟皆吉服五也三年三月平王崩十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六也桓公元年公即位與顧命同桓公緘兄而自立猶用遺懸繼位之禮故書即位七也三月公會鄭伯於垂八也四月及鄭伯盟於越九也二年三月公會諸侯於稷十也七月紀侯來朝十一也九月公及戎盟於唐十二也十四年十二月齊侯公卒十五年六月襄公會齊桓公於艾十三也莊公十二年八月宋獻公十三年春宋人會於北杏十四也閔公元年八月公及齊侯盟於落姑十五也僖公元年會諸侯於柁臣不殯君聞公駢廟成祭十六也九年三月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於葵邱十七也九月晉獻公卒十一年春王使召武公內史過錫晉侯命受玉十八也十二年十月陳宣公卒十三年四月穆公會諸侯於鹹十九也十七年十二月齊桓公卒十九年冬諸侯盟於齊孝公與盟二十也二十五年四月衛文公卒十二月成公會諸侯於洮二十一也二十六

年正月衛甯速會魯盟於向二十二也二十七年六月齊孝公卒二十八
二月昭公與晉盟於欒孟二十三也五月昭公又與諸侯盟於踐土二十四也
冬又會於溫二十五也五月陳穆公卒冬共公會於溫二十六也三十二年十
二月晉文公卒閏一歲文公元年襄公朝王於溫下言五月圖威則此在四月
以前猶未大祥二十七也文公元年公即位二十八也四月王使毛伯來錫公
命叔孫得臣如周拜公及得臣皆嘗禘見二十九也三十也二年三月公如晉
及陽處父盟三十一也公孫叔與盟於垂隴三十二也六年八月晉襄公卒七
年八月趙盾及諸侯盟於屠三十三也十四年九月公孫叔卒於齊十五年夏
惠伯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三十四也宣公元年公即位三十五也六月
公會齊侯於平州三十六也宣公八年六月齊侯卒於平州三十七也六月
卒冬國佐來聘三十九也成公元年公即位四十也夏叔孫許及晉侯盟於赤
棘四十一也二年八月衛穆公卒三十一月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四十二也
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四年春華元來聘四十三也五年十一月定王崩六年六
月邾子來朝四十四也六年六月鄭悼公卒七年春邾子良相成公如晉四十
五也十四年十月衛定公卒十五年三月獻公會諸侯盟於咸四十六也十一
月孫林父會諸侯之大夫於鍾離四十七也十八年八月公薨十二月仲孫蔑
會諸侯及翟欂盟於虛打四十八也襄公元年公即位四十九也夏又會諸侯
之大夫於鄆五十也邾子來朝五十一也冬衛使公孫剡來聘晉並受之於廟
五十二也晉使荀息來聘五十三也二年七月仲孫蔑會諸侯之大夫於咸五
十四也冬又會於咸五十五也其年七月叔孫豹聘於宋五十六也四年三月
陳成公卒五年秋哀公會諸侯於咸五十七也五年十二月季孫行父卒六年
冬季孫宿如晉五十八也七年秋又如衛五十九也十年冬盜殺邾子耳於西
宮之朝十一年九月鄭使良霄如楚三年之晏期不使此未及期六十也十五
年十一月晉悼公卒十六年春早公會諸侯於澶淵六十一也二十九年鄭子
履卒子皮即位無定名朝祭饗賓皆有之此則嗣父爲卿有位於朝六十

二也二十八年十二月楚康王卒三十年正月楚子使遠龍來聘六十三也昭
公元年公即位六十四也叔孫豹會諸侯之大夫於乾溪既入於鄆邾又高之六
十五也二年晉韓起來聘受聘必於廟且受玉又高之公及大夫皆嘗禘見六
十六也又宴於季氏季氏嘗朝服六十七也四年十二月叔孫豹卒五年正月
昭子即位與子皮同六十八也十年十二月宋平公卒十一年五月華亥會諸
侯之大夫於厥慙六十九也十二年夏華定來聘七十也十二年二月鄭簡公
卒夏子產相定公朝於晉七十一也十六年晉昭公卒十七年秋晉使屠蒯如
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見王及祭皆吉服七十二也定公元年六月公即位七
十三也三年二月邾莊公卒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七十四也四年二月
陳惠公卒三月懷公會諸侯於召陵五月又盟於皐陂七十五也五年六月季
孫意如卒六年夏季孫斯如晉七十六也哀公元年公即位七十七也二年二
月叔孫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句繹七十八也三年季孫斯卒既葬康子
在朝七十九也以上皆居釋服而金革之事不與焉左氏春秋傳二十二年三月
公孫赤會諸侯於平州八十一也於是中爲之解其義曰義麻哭泣卷之文
也不飲酒不食肉不御內器之實也然郊之日膳者不敢哭寡婦不夜哭奔喪
哭辟市朝君使人弔主人迎賓不哭君親斂主人見馬首不哭徹大斂莫設朝
奠婦人拊心不哭公史讀遺主人主婦皆不哭婦人下堂不哭男子出寢門外
見人不哭凡封大夫命母哭士哭者相止也大荒哭不啻日有疾飲酒食肉七
十者飲酒食肉既葬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君
命遺之酒肉則不敢辭古之居器者惟御肉爲不可假故孟獻子比御而不入
孔子以爲加人一等至於哭泣飲食皆可通也則夫義麻之有時而可釋焉左
氏弔於人是日不樂不飲酒食肉一日之器也故雖天子諸侯有弔服釋服斯
須之敬也故既事而復故君有臣民之恩疾則問之器則臨之遇柩於路則使
人弔之故冠經喪履皆入公門當事而君至主人不變主璧以禮神合瑞故雖
舍必即吉祖考與夷者爲一體故天子崩諸侯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之祖廟卒
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懸不祭神人異道故外事則吉服因惡以接神則變

器莫衰於始故后之器雖常補却社之祭置蓋既陳天子廢其禮神不可以乏祀故五祀之祭既殯而行有國者不以人之外為諱故朝聘而終以尸將事賓禮不可以衰麻行之故聘而君薨於國其聘高自若吉也此所謂人道之至文者也雖然君子不奪人之器亦不可奪器也苟有可以不得者則不釋之矣季武子寢疾婦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禮也將以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晉平公卒既葬諸侯之大夫送葬者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器禮未畢其以器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是其事也明乎此然後可以解墨子久器不能從事聽治之惑可以破杜預段囑天子諸侯卒哭除器諒陰於三年之謬可以釋蘇軾康王吉服即位之疑

周官微文

漢書河間獻王傳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藝文志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經典教錄或曰河間獻王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補之據此三文漢以前周官傳授源流皆不能詳故為後儒所排賈公彥序周禮廢與載馬融傳云來自孝公以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扶書特疾惡欲滅絕之搜求焚燒之獨悉其言亦無所據中故之于古凡得六微遠周書職方解即夏官職方職文據序在穆王之世云王化雖弛天命方永四夷八蠻故尊王政作職方一也藝文志六國之君觀文侯最為好古孝文時得其樂人賈公獻其書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樂章也二也太傅禮朝事載秋官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司儀四職文三也禮記燕義夏官諸子職文四也諸通內則食齊觀春時以下天官食醫職文春宜膏肓肓肓肓以下庖人職文牛夜鳴則屠以下內饔職文五也詩生民傳嘗之日莅下來歲之安以下春官肆師職文六也遠則西周之世王朝之政典大史所記及列國之官世守之以食其業官失而師儒傳之七十子後學者繁之于六藝其傳習之緒明白可據也如是而以其晚出

疑之斯不學之過也或曰周官周公所定而言穆王作職方何也曰賦詩之義有造篇有述古夫作亦猶是也召穆公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常棣之詩則述古亦謂之作詩職方大同樂二條知周官之文各官皆分載其一以為官灋故每職之下皆繫曰掌而太宰建之以為六典則合為一書穆王作之特申其告誡俾舉其職爾若夫古之典籍自四術以外不能盡人而誦習之故孟子論井地府祿漢博士作王制皆不見周官不可執是以議之也古今異宜其有不可通者信古而闕疑可也

古玉釋名

古玉一長尺有一寸其首翳網博寸有半脊與身平十五分其首以其一為之厚其刃半之其末列規不刺上厚如其刃博寸有十分寸之九中網五之一距首寸有十分寸之八在脊有珎在刃有數倚而不直其博二寸有十分寸之四為孔珎與軀之間圓半寸始宛平孫侍郎得玉秀水朱檢討為作釋圭一篇玉今歸江寧張氏乾隆四十九年七月丁丑訪巴子籍于左衛街子籍以示中以為非圭也圭厚半寸此不合一圭刺上左右各半寸此不合二大圭廣三寸自中以上漸綱上廣二寸半此不合三于圭是定以為刀云古者玉之為器有威石之為器有器有器有器皆取其利其于刀也何疑檢討之言有不可通者今升正之云琰圭圭以易行除應節謂其有鋒銳則其厚且綱之按琰圭圭有鋒銳惟在圭首此玉不為圭形而未及一邊有鋒不可以當之厚且綱之檢討藉鄭義以演成其說然由厚而薄則可謂之綱即桃氏所謂從也此玉集體皆薄何綱之有檢討特嫌於厚半寸之文而從為之辭云王所指圭插于紳帶之間蓋其銳與劍相類所謂終葵首也按天子指珎文見玉藻注釋文正義並不釋指義玉篇廣韻說文新附並云指插也今指插相關成文實為不辭劍銳故有圭圭不銳故可指于帶此指圭也使圭之銳與劍相類衣與帶必受其病矣終葵者推也在于圭首其長六寸以明無所誦故謂之珎所謂方正千天下也上言銳下言終葵制既不合義亦相違云考工記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夾以備失墜而典瑞組圭璽璽琕琕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為圭宜

鑿好于肉然後以組穿之也按圭之爲體也微章衣木版三色再就以爲薦又以綳組約之其固甚矣鑿好于肉玉人釋器皆無其文大圭不琢而顯有孔乎約之爲義非謂穿也少微乃以爲持綳也此孔正謂綳用圭之約者爲命圭圭之指者爲鎮圭檢討亦未之辨與瑞六玉乃斂尸之用開渠爲眉令汁得流去穿之以組置尸之上下四旁經文及二鄭之注甚明非謂凡爲圭皆如是也塗車爲簋豈可例生者之器乎且渠之與孔其狀亦異云玉長尺有二寸博二寸按此玉度以今營造尺止尺有一寸在周尺則爲二尺檢討不考古制強名爲圭權無以輔其說據依鄭君尺二寸之文而遷就之然豈可以今之尺爲殷周之度乎玉之博首末中凡三其度今徑謂博二寸亦非也又不言厚蓋知聘禮記祿記之不可誣也而姑置之云劍其上蓋古琰圭之屬按義從劍劍之爲言炎也火之炎其上必鑿故圭之劍也其上鑿也琰則劍上而判規故凡圭皆劍而獨得琰名非劍上即爲琰也然琰之異以判規而其爲劍上左右各寸半則同此玉左右狀而中打其不可謂之琰明矣云客有先子觀者爲賦玉劍歌子攷姚氏爲劍未聞攻玉玉劍之載于六經者無之按劍之制有末有臘有從有莖有首有綴有脊有鐔有夾爲長爲廣爲重前鐔具在何不一引以折之而但以六經不載爲言夫六經不載之器其傳于後世者多矣是不足以關其口也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檢討以之

周公居東證

據按此篇有初漢有次漢原刻據初漢葉板今依次漢更正孫喜孫微

書金縢武王既發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事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

詩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傳家三子不可以毀我周室

邊周書作誰解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舊祀建管叔於東建蔡叔復叔於殷俾監厥臣武王既歸乃歲十二月崩於錫碑於岐周周公立相天子三叔

及殷東徐奄及龍蓋以暴慢暗周公召公內弒父兄外擯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於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紂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因蔡叔於鄆洩凡所征諸蠻獠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於九畢俾康叔字於殷俾中旌父字於東

明堂解武王崩成王嗣幼弱未能踐天子之位周公攝政君天下朝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七年致位於成王

列子楊朱篇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召公不說四國流言周公居東三年祿兄放弟

史記周本紀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管叔放蔡叔

管蔡世家武王既崩成王少周公旦專王室管叔蔡叔疑周公之爲不利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遷之與車十乘徒七十人

宋微子世家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與武庚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公既承成王命誅武庚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

說文解治也周書曰我之不彛

幽諸正義引王肅金縢注武王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遺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金縢云武王既登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何也曰書言其事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詩車攻篇言徂東

傳東洛邑也

右凡十一條尚書文簡而事嚴毛公淵原子夏偏得詩事通周書經緯年月節目尤詳列子次第明了最可據依史記於周本紀管蔡宋微子二世